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 
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

誰言今古事難窮？大抵榮枯總是空。  
暗添雪色眉根白，旋落花光臉上紅。  
惆悵淒涼兩回首，暮林蕭索起悲風。

算得生前隨分過，爭如雲外指濱鴻。

這八句詩，乃西川成都府華陽縣王處厚，年紀將及六旬，把鏡照面，見鬚髮有幾根白的，有感而作，世上之物，少則有壯，壯則有老，古之常理，人人都免不得的。原來諸物都是先白後黑，惟有孟須卻是先黑後白。又有戴花劉使君，對鏡中見這頭髮斑白，曾作《醉亭樓》詞：

平生性格，隨分好些春色，沉醉戀花陌。雖然年老心未老，滿頭花壓中帽側。鬢如霜，須似雪，自嗟側！幾個相知動我染，幾個相知勸我摘。染摘有何益！當初伯作短命宛，如今已過中年客。且留些，妝晚景，盡教白。

如今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，有個員外，年逾六旬，鬚髮皤然。只因不伏老，亢自貪色，蕩散了一個家計，幾乎做了失鄉之鬼。這員外姓甚名誰？卻做出甚麼事來？正是：塵隨車馬何年盡？事系人心早晚休。

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里，一個開線鋪的員外張士廉，年過六旬，媽媽死後，孑然一身，並無兒女。家有十萬資財，用兩個主管營運。張員外忽一日拍胸長嘆，對二人說：「我許大年紀，無兒無女，要十萬家財何用？」二人曰：「員外何不娶房娘子，生得一男半女，也不絕了香火。」員外甚喜，差人隨即喚張媒李媒前來。這兩個媒人端的是：

開言成匹配，舉口合姻緣。醫世上鳳隻鸞孤，管宇宙單眠獨宿。傳言玉女，用機關把臂拖來；侍案金童，下說詞攔腰抱住。調唆織女害相思，引得嫦娥離月殿。

員外道：「我因無子，相煩你二人說親。」張媒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道：「大伯子許多年紀，如今說親，說甚麼人是得？教我怎地應他？」則見李媒把張媒推一推，便道：「容易。」臨行，又叫住了道：「我有三句話。」只因說出這三句後來，教員外：

青雲有路，翻為苦楚之人；

白骨無墳，化作失鄉之鬼。

媒人道：「不知員外意下何如？」張員外道：「有三件事，說與你兩人：第一件，要一個人材出入，好模好祥的。第二件，要門戶相當。第三件，我家不有十萬貫家財，須著個有十萬貫房產的親來對付我。」兩個媒人，肚裡暗笑，口中胡亂答應道：「這三件事都容易。」當下相辭員外自去。

張媒在路上與李媒商議道：「若說得這頭親事成，也有百十貫錢撰。只是員外說的話大不著人，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嫁個年少郎君，卻肯隨你這老頭子？偏你這幾根白鬚鬚是沙糖拌的？李媒道：「我有一頭倒也湊巧，人材出眾，門戶相當。」張媒道：「是誰家？」李媒云：「是王招宣府裡出來的小夫人。王招宣初娶時，十分寵本，後來只力一句話破綻些，失了主人之心，情願白白裡把與人，只要個有門風的便肯。隨身房產少也有幾萬貫，只怕年紀忒小些。」張媒道：「不愁小的忒小，還嫌老的忒老，這頭親張員外怕不中意？只是雌兒心下必然不美。如今對雌兒說，把張家年紀瞞過了一二十年，兩邊就差不多了。」李媒道：「明日是個和合日，我同你先到張宅講定財禮，隨到王招宣府一說便成。」是晚各歸無話。次日，二媒約會了、雙雙的到張員外宅裡說：「昨日員外吩咐的三件事，老媳尋得一頭親，難得恁般湊巧！第一件，人材十足。第二件，是王招宣府裡出來，有名聲的。第三件，十萬貫房產，則怕員外嫌他年小。」張員外問道：「卻幾歲？」張媒應道：「小員外三四十歲。」張員外滿臉堆笑道：「全仗作成則個！」

話休絮煩，當下兩邊俱說允了。少不得行財納禮，奠雁已畢，花燭成親。次早參拜家堂，張員外穿紫羅衫，新頭巾，新靴新襪。這小夫人著乾紅銷金大袖團花霞幢，銷金蓋頭，生得。

新月籠眉，春桃拂臉。意態幽花殊麗，肌膚嫩玉生光。說不盡萬種妖燒，畫不出千般豔冶。何須楚峽雲飛過，便是蓬萊殿裡人！

張員外從廠至上看過，暗暗地喝彩。小夫人揭起蓋頭，看見員外鬚眉皓白，暗暗地叫苦。花燭夜過了，張員外心丁喜歡，小夫人心下不樂。

過了月餘，只見一人相揖道：「今日是員外生辰，小道送疏在此。」原來員外但遇初一月半，本命生辰，項有道疏。那時小夫人開疏看時，撲簌簌兩行淚下，見這員外年已六十，埋怨兩個媒人將找誤了。看那張員外時，這幾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：腰便添疼，眼便添淚，耳便添聾，鼻便添涕。

一日，員外對小夫人道：「出外薄乾，夫人耐靜。」小夫人只得應道：員外早去早歸。說了，員外自出去，小夫人自思量：「我恁地一個人，許多房產，卻嫁一個白鬚老兒！」心下正煩惱，身邊立著從嫁道：「夫人今日何不門首看街消遣？」小夫人聽說，便同養娘到外邊來看。這張員外門首，是胭脂絨線鋪，兩壁裝著廚櫃，當中一個紫絹沿邊簾子。養娘放下簾鉤，垂下簾子，門前兩個主管，一十李慶，五十來歲；一個張勝，年紀三十來歲，二人見放了簾子，問道：「為甚麼？」養娘道：「大人出來看街。」兩個主管躬身在簾前參見。小夫人在簾子底下啟一點朱唇，露兩行碎玉，說不得數句言語，教張勝惹場煩惱：

遠如沙漠，何殊沒底滄潭；

重若丘山，難比無窮泰華。

小夫人先叫李主管問道：「在員外宅裡多少年了？」李主管道：李慶在此二十餘年。」夫人道：「員外尋常照管你也不曾？」李主管道：「一飲一啄，皆出員外。」卻問張主管，張主管道：「張勝從先父在員外宅裡二十餘年，張勝隨著先父便趨事員外，如今也有十餘年。」小夫人問道：「員外曾管顧你麼？」張勝道：「舉家衣食，皆出員外所賜。」小夫人道：「主管少待。」小夫人折身進去不多時，遞些物與豐主管，把袖包手來接，躬身謝了。小夫人卻叫張主管道：「終不成與了他不與你？這物件雖不直錢。也有好處。」張主管也依李主管接取躬身謝了。夫人又看了一回，自人去。兩個主管，各自出門前支持買賣。原來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銀錢，張主管得的卻是十文金錢，當時張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的是銀錢，李主管也不知張主管得的是金錢。當日天色已晚，但見：

野煙四合，宿鳥歸林，佳人乘燭歸房，路上行人投店。漁父負魚歸竹徑，牧童騎犢返孤村。

當日晚算了帳目，把文簿呈張員外，今日賣幾文，買幾文，人上欠幾文，都簽押了。原來兩個主管，各輪一日在鋪中當直，其日卻好正輪著張主管值宿。門外面一間小房，點著一盞燈。張主管閒坐半晌，安排歇宿，忽聽得有人來敲門。張主管聽得，問道：「是誰？應道：「你則開門，卻說與你！」張主管開了房門，那人踰將人來，閃身已在燈光背後。張上符看時，是個婦人。張主管喫了一驚，慌忙道：「小娘子你這早晚來有甚事？」那婦人應道：「我不是私來，早問與你物事的教我來。張主管道：「小夫人與我十文金錢，想是教你來討還？」那婦女道：「你不理會得，豐主管得的是銀錢。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來與你。」只見那婦人背上取下一包衣裝，打開來看道：「這幾件把與你穿的，又有幾件婦女的衣服把與你娘。」只見婦女留下衣服，作別出門，復回身道：「還有件要緊的到忘了。」又向衣袖裡取出一錠五十兩大銀，撇了肉去。當夜張勝無故得了許多東西，不明個白，一夜不曾睡著。

明日早起來，張主管開了店門，依；日做買賣。等得李主管到了，將鋪面交割與他，張勝自歸到家中，拿出衣服銀子與娘看。

娘問：「這物事那裡來的？」張主管把夜來的話，一一說與娘知。婆婆聽得說道：「孩兒，小夫人他把金錢與你，又把衣服銀子與你，卻是甚麼意思？娘如今六十已上年紀，自從沒了你爺，便滿眼只看你。若是你做出事來，老身靠誰？明日便不要去。」這張主管是個本分之人，況又是個孝順的，聽見娘說，便不往鋪裡去。張員外見他不去，使人來叫，問道：「如何主管不來？」婆婆應道：「孩兒感些風寒，這幾口身子不快，來不得。傳語員外得知，毋便來。」又過了幾日，李主管見他不來，自來叫道：「張主管如何不來？鋪中沒人相幫。」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，這兩日反重，李主管自去。張員外二五遍使人來叫，做娘的只是說未得好。張員外見三回五次叫他來，猜道：「心是別有去處。張勝自在家中。」

時光迅速，日月如梭，捻指之間，在家中早過了一月有餘。道不得「坐吃山崩」。雖然得小夫人許多物事，那一錠大銀子，容易不敢出飭，衣裳又不好變賣，不去營運，日來月往，手內使得沒了，卻來問娘道：「不教兒子去張員外宅裡去，開了經紀，如今在家中日逐盤費如何措置？」那婆婆聽得說，用手一指，指著屋梁土道：「孩兒你見也不見？張勝看時，原來屋樑上掛著一個包，取將下來。道：『你爺養得你這等大，則是這件物事身上。』打開紙包看時，是個花拷兒。婆婆道：『你如今依先做這道路，習爺的生意，賣些朋脂絨線。』」

當日時遇元宵，張勝道：「今日元宵夜端門下放燈。」便問娘道：「兒子欲去看燈則個。」娘道：「孩兒，你許多時不行這條路，如今去端門看燈，從張員外門前過，又去惹是招非。」張勝道：「是人都去看燈，說道：『今年好燈，兒子去去便歸，不從張員外門前過便了。』」娘道：「要去看燈不妨，則是你自去看不得，同一個相識做伴去才好。」張勝道：「我與王二哥同去。娘道：『你兩個去看不妨，第一莫得吃酒！第二同去同回。吩咐了，兩個來端門下看燈。正撞著當時賜御酒，撒金錢，好熱鬧，王二哥道：『這裡難看燈，一來我們身小力怯，著甚來由吃挨攪？不如去一處看，那裡也抓縛著一座鼇山。』」張勝問道：「在那裡？」王二哥道：「你倒不知，王招宣府裡抓縛著小鼇山，今夜也放燈。」

兩個便復身回來，卻到王招宣府前。原來人又熱鬧似端門下。就府門前下見了王二哥。張勝只叫得聲苦：「卻是怎地歸去？臨出門時，我娘吩咐道：『你兩個同去同回。』如何不見了王二哥！只我先到屋裡，我娘便不焦躁。若是王二哥先回，我娘定道我那裡去。」當夜看不得那燈，獨自一個行來行去，猛省道：「前面是我那舊主人張員外宅裡，每年到元宵夜，歇浪線鋪，添許多煙人，今日想他也未收燈。」迤邐信步行到張員外門前，張勝喫驚，只見張員外家門便開著，十字兩條竹竿，縛著皮革底釘住一碗泡燈，照著門上一張手榜貼在。張勝看了，唬得目睜口呆，罔知所措。張勝去這燈光之下，看這手榜上寫著道：「開封府左軍巡院，勘到百姓張士廉，為不合……」方纔讀到「為不合」三個字，兀自不知道出甚罪。則見燈籠底下一人喝道：「你好大膽，來這裡看甚的！」張主管喫了一驚，拽開腳步便走。那喝的人大踏步趕將來，叫道：「是甚麼人？直恁大膽！夜晚間，看這榜做甚麼？」唬得張勝便走。

漸次間，行列巷口，待要轉彎歸去。相次二更，見一輪明月，正照著當空。正行之間，一個人從後面趕將來，叫道：「張主管，有人請你。」張勝回頭看時，是一個酒博士。張勝道：「想是工二哥在巷口等我，置些酒吃歸去，恰也好。」同這酒博士到店內，隨上樓梯，到一個閣兒前面。量酒道：「在這裡。」掀開簾兒，張主管看見一個婦女，身上衣服不堪齊整，頭上蓬鬆。正是：鳥雲不整，唯思昔日豪華；粉淚頻飄，為憶當年富貴。秋夜月蒙雲籠罩，牡丹花被土沉埋。

這婦女叫：「張主管，是我請你。」張主管看了一看，雖

有些面熟，卻想不起。這婦女道：「張主管如何不認得我？我便是小夫人。」張主管道：「小夫人如何在這裡？」小夫人道：「一言難盡！」張勝問：「夫人如何恁地？」小夫人道：「不合信媒人口，嫁了張員外，原來張員外因燒鍛假銀事犯，把張員外縛去左軍巡院裡去，至今不知下落。家計並許多房產，都封估了。我如今一身無所歸著，特地投奔你。你看我平昔之面，留我家中住幾時則個。」張勝道：「使不得！第一家中母親嚴謹，第二道不得『瓜田不納履，李下不整冠』。要來張勝家中，斷然使不得。小夫人聽得道：『你將為常言俗語道：『呼蛇容易遣蛇難，怕口久歲深，盤費重大。我教你看，……』用子去懷裡提出件物來：聞鐘始覺山藏寺，傍岸方知水隔村。小夫人將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，顆顆大如雞豆子，明光燦爛。張勝見了喝彩道：『有眼不曾見這寶物！』小夫人道：許多房膏，盡彼官府籍沒了，則藏得這物。你若肯留在家中，但把這件寶物逐顆去賣，盡可過日。」張主管聽得說，正是：

歸去只愁紅日晚，思量猶恐馬行遲。

橫財紅粉歌樓酒，誰為三般事不迷？

當日張勝道：「小夫人要來張勝家中，也得我娘肯時方可。小大人道：和你同去問婆婆，我只在對門人家等回報。」張勝回到家中，將前後事情逐一對娘說了一遍。婆婆是個老人家，心慈，聽說如此落難，連聲叫道：「苦惱，苦惱！小夫人在那裡？」張勝道：「現在對門等。」婆婆道：「請相見！相見禮畢，小夫人把適來說的話，從頭細說一遍：『如今都無親戚投奔，特來見婆婆，望乞容留！』」婆婆聽得說道：「夫人暫住數日不妨，只怕家寒怠慢，思量別的親戚再去投奔。」小夫人便從懷裡取出數珠遞與婆婆。燈光下婆婆看見，就留小夫人在家住。小夫人道：「來日剪髮來貨賣，開起胭脂絨線鋪，門前掛著花拷兒為記。」張勝道：「有這件寶物，胡亂賣動，便是屢乾錢，況且五十兩一錠大銀未動，正好收買貨物。」張勝自從汗店，接了張員外一路買賣，其時人喚張勝做小張員外。小夫人屢次來纏張勝，張勝心堅似鐵，只以主母相待，並不及亂。

當時清明節候，怎見得：

清明何處不生煙？郊外微風掛紙錢。

人笑人歌芳草地，乍晴乍雨杏花天。

海棠枝上綿蠻語，楊柳堤邊醉容眠。

紅粉佳人爭畫板，彩絲搖曳學飛仙。

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玩，小張員外也出去遊玩。（晚間來，卻待入萬勝門，則聽得後面。人叫「張主管」。當時張勝自思道：「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張員外，甚人叫我主管？廠間頭看時，卻是；日主人張員外。張勝看張員外面上刺著四字金印，蓬頭垢面，衣服不整齊，即時進入酒店裡，一個穩便閣兒坐下。張勝問道：『主人緣何如此狼狽？』張員外道：『不合成了這頭親事！小夫人原是土招宣府裡出來的。今年正月初一日，小夫人自在簾兒裡看街，只一個安童托著盒兒打從面前過去，小夫人叫住問道：『府中近日有甚事說？安童道：『府裡別無甚事，則是前日王招宣尋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不見，帶累得一府的人，沒一個不吃罪責。小夫人聽得說，臉上或青或紅。小安童自去。不多時二十人來家，把他房倉和我的家私，都扮將去。便捉我下左軍巡院拷問，要這一串一百單八顆數珠。我從不曾見，回說『沒有』。將我打順毒棒，拘禁在監。到虧當日小夫人去房裡自吊身死，官司沒決撤，把我斷了，則是一事。至今日那一串一百單八顆數珠，不知下落。張勝聞言，心下自思道：『小夫人也在我家裡，數珠也在我家裡，早剪刀動順了。』」甚是惶惑。勸了張員外些酒食，相別了。

張勝沿路思量道：「好是惑人！」回到家中，見小夫人，張勝一步退一步道：「告夫人，饒了張勝性命！」小夫人問道：「怎恁他說？」張勝把適來大張員外說的話說了一遍。小夫人聽得道：「卻不作怪，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縫，一聲高似一聲，你豈不理士得？他道我在你這裡，故意說這話教你不留我。張勝道：『你也說得是。』」又過了數日，只聽得外面道：「有人尋小員外！」張勝出來迎接，便是大張員外。張勝心中道：「家裡小夫人使出來相見，人是鬼，便明白了。」教養娘請小夫人出來。養娘人去，只沒尋討處，不見了小夫人。當時小員外既知小夫人真是鬼，只得將前面事，一一告與大張員外。問道：「這串數珠卻在那裡？張勝去房中取出，大張員外叫張勝同來王招宣府中說，將數珠交納，其餘剪去數顆，將錢取贖訖。工招宣贖免張士廉罪犯，將家私給還，仍舊開胭脂絨線鋪。大張員外仍請天慶觀道士做齋，追薦小夫人。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張勝的心，死後猶然相從。虧殺張勝立

心至誠，到底不曾有染，所以不受其禍，超然無累。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，如張勝者萬中無一。有詩贊云：  
誰不貪財不愛淫？始終難染正人心。  
少年得似張主管，鬼禍人非兩不侵。